



八
木

服部文庫
117
390
10



117
340
10

莊子翼卷之十一



北海焦 竝弱侯編訂
建業王元貞孟起校閱

莊子闕誤

陳碧虛南華章句附闕誤一卷具載古今本同異
今系之卷末庶幾孔氏闕文之意云

逍遙遊 計十一十字

亦若是而已矣見艾如海槍榆枋而止見艾本及江
腹猶穎然見艾本彼之二蟲又何知也見艾本 八千

歲為秋此大年也

見成元英本舊闕

豈唯形骸有蘊蓄哉

見

台山方瀛觀古藏本舊作音

請買其方以百金

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安所困

苦哉

文作安所窮困哉

齊物論 計七十字

老漁

江南古藏本作溢

雖我亦成也

江南古藏本作雖我無成亦可謂成矣

仁

常而不周

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成

飄風振海

見江南李氏本舊闕

聖人愚

毛

見劉得上一本舊作上

則是之異乎不是也其無辯矣

然若果

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矣

見江南古藏本

養生主 計七十字

牛不知其死也如土委地

見文如海劉得一本舊闕

始也吾以為

至人也

見文一本舊作其

人間世 計二十字

思其所行則庶幾

見李氏本舊闕

曰謔若往而殆刑耳

見張君房

本舊作若殆往而刑耳

術暴人之前者

見江南古藏本舊作術

有心而為

之其易邪

見張本舊闕

寡不道以權成

江南古藏本作寡有不道以成權

其大蔽數千牛

大成李張本同舊闕

將隱其其所賴

見張本舊闕

卻曲卻曲

見張本舊作

德充符 計十四字

守其宗者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

在見張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堯舜獨也正正在萬物之首

計子之德口足以自反邪文成李張同舊作不

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之自寤邪見張本舊闕孔丘之

於至人口未邪見張本舊闕

大宗師 計七字

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厲乎其似世乎

善少見張本舊闕故殺文成張作邴邴乎其似喜也崔崔

生者不灰見江南古藏本舊闕往侍事焉見張本舊作侍

應帝王 計五字

庶民孰敢不聽而化諸見張本舊闕吾與汝無其文見

不震不止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正紛然而封哉見張本舊

駢拇 計二字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張作而多口於而枝者不為

岐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歧

馬蹄 計一字

絡之見江南古藏本舊作維

朕箴

計十一字

曷嘗不法聖智哉善人不得聖智之道不立跡不得聖智之道不行則聖智之利天下也少聖智生而大盜起培擊聖智聖智已死雖重聖智是乃聖智之過也彼聖智者天下之利器也

並見張本舊作人

刻意 計一字

故曰聖人休焉休則平易矣

見張本舊作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

繕性

計九字

繕性於俗口學以求復其初

見張本舊作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

欲於欲思以求致其明

見張本舊作俗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

智智生而無以智為也謂之以智養恬

見張本舊闕

義明

而物親忠也

見江南古藏本本作忠

禮樂徧行

江南古藏本作徧

四時應

節

見張本舊作得

又何為乎哉

見張本舊闕

軒冕在身非性命之

有也

見張本舊闕

說劍

計一字

悝當何敢信

見張本舊作尚

漁父

計三字

皎白

見張本舊作交

侍於下風

見張本舊作侍

以敗德人

見張本舊作惡音鳥

友路

禪王 計五十五字

恐聽口謬

見張本舊作

弦歌

見張本舊闕

不以羨自累也

見李氏本舊作利

神無惡也

見張本舊作乎

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桓公得之莒

齊子紂之亂小白出奔莒

文公得之曹

曹人觀晉越公子翬者

王得之會稽

越為吳敗句踐以敗卒存於會稽山

陳蔡之隘於丘其年

乎

自桓公并注至會稽山四十八字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故許由虞於潁陽而

其伯得志乎丘首

虞安也見江南古藏本舊作

殷德衰

藏本舊作周

盜跖 計十二字

穴室握戶

見劉得一

口休卒徒於太山之陽

見江南古藏本

凡天下人有二德

見張本舊闕

此七子者世之所高也

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六

此六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

見江南古藏本舊作

操瓢而乞者皆利名輕死

見張本舊作

汝行如桀紂則

口作色有不服之心者

見張本舊作

吾昔與子訟於

無約曰

見張本舊作曰

則亦猶夕病長阨

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若負重

行而上坂也

見張本舊闕

貪財而取辱

見張本舊作慰

在宥 計二字

空同之山見張本以此因入之國僥倖也見江南古

天地計十三字

故通於天者道也順於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義也

見江南古藏本舊沈珠於淵見張本退已音紀見江

舊作有機械於此其名桔槔並見張本機舊聖人所

差也見張本舊作不相罪坐見張本

天道計九字

其自然為也見張本而道德之至也見張本實者倫

矣江南古藏本刑名比諱見張本下夫天地至神矣

見張本安取道哉見文本非知治之道者也見江南

舊闕淵淵乎其不可測也見江南古

天運計十七字

孰隆施是李氏在上彷徨見張本有名者公器也見張

又奚傑傑然見張本予口張而不能脅舌舉而不

能訥見江南古然則至人見江南古發動如天地者

哉見張本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也昔黃帝之治天下

見江南古眸子不運而感風化雌應於下風而感風

化故曰風化並見張

秋水 計十四字

五帝之所運見江南古藏本舊作連故異便耳見張本舊闕是故大

人之行不出害人之塗也見張本舊闕謂之篡之夫見張本舊

知乎人之行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天而不遇時也見江南古

得當堯舜之時當桀紂之時並見張本舊闕出跳乎井幹之

上見江南古藏本舊作跳梁且子曰見張本舊闕

至樂 計三十八字

吾未知之樂也亦未知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

以無為而誠者為樂矣並見江南古藏本舊闕萬物皆化生見江

南古藏本舊闕今有變之而灰見江南古藏本舊闕觸履見憂

曰向子之談者見張本舊闕泛然以天地為春秋見張本舊作從

而復為生人之勞乎見張本舊作人間之勞乎彼必相與異其好

惡好惡異故先聖不一其能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故異也種有幾

若鼃為鷄見劉得一斯彌為食醢食醢生乎頤輅頤

輅生乎黃輓黃輓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瞽芮瞽芮生

乎腐蠃腐蠃生乎羊奚羊奚比乎不尊久竹生青寧

並見張本舊闕

達生 計十四字

是形色而已見江南古藏本舊闕物焉得而正焉見張本舊作止不開

之人見劉得一以瓦投鉤投金投見呂覽舊作注有張毅

者見高門縣簿見劉得一一人之所最畏者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吾將三月見張本舊作自為謀則取之其所

異疑者何也見張潛天異雞無敢應見者反走矣文如

海劉得一其由是與見江南古藏本舊闕口忘是非張文本同

非則安平陸而已見劉得一

山木計七字

運化之泄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寒裳躍步見張本舊作寒莊子反

入宮三月不庭見江南古藏本舊闕從其令江南李氏成

虞人以吾為戮張文本同舊逆旅之有妾二人見劉

本舊闕作人

田子方計一字

其道我也似父見江南古藏本舊作道

知北遊計十二字

知如字舊音故曰通天地之一氣耳見劉得一本舊

合彼神明至精見劉得一子孫非汝有見張本舊運

量萬物而不遺文劉本同汝唯莫必謂無乎逃物張

舊作遺成

本同，山林與臯壤與與我無親使我欣然而樂與
舊闕，見江南藏
本舊闕

庚桑楚 計十二字

辭盡矣口奔蜂不能化蠶蠋，江南李氏，張本同，舊作
日奔蜂不能化蠶蠋

十日息愁，江南李氏文劉張，人見其人物見其物，見
同，舊作自

每妄更為失，見劉得一，出入而不見其形，見張
本舊闕

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宗者，見文本，又適其偃溲
舊作守

焉，江南李氏，張，移是非今之人也，江南李氏，張
本同，舊闕

徐無鬼 計十二字

蕞薶柱宇鼯馳之逕，文張曰，察士無陵，諄之辭則不
舊作平

樂，見文成張本同，聽而斲之，瞑目恣手盡壺而鼻不
舊作凌諄之事

傷，見江南李氏本，可不諱云，見江南李氏，游於天地
舊四字是郭注

也，藏本舊闕，擇疏鬣長毛自以為廣宮大囿，見張本
舊闕

古之真人以天待人，見張本，舊作之

則陽 計二字

同檻而浴，見張本，氣之廣者也，且劉得一
舊作濫

外物 計五字

我且南游說吳越之王，見張本，出拾薪，見張本，中民
舊闕

之行易進焉耳

張成本
同舊闕

大林丘山之善

張文本
作大林

沐老

見張本
舊作休

寓言 計四字

如觀鳥雀蚊蚋

見張本
舊闕

勸公以其私歿也

見張本
舊闕

向

也括撮而今也被髮

見張本
舊闕

而況乎以無有待者乎

見張本
舊闕

列御寇 計十二字

無多餘之羸

江南李氏張
本同舊闕

汝處已

音紀江南李
氏本舊作已

闔曰

嘗視其良

文成李同舊作
闔胡嘗視其良

古之至人天而不人

見張
文校

有慎懷而達

見江南古藏
本舊作順

仁義多責六者所以相

刑也達生之情者傀

見劉得
本舊闕

天下 計三字

而九滌天下之川

江南李氏
本舊作雜

雖未至極

江南李氏文
本同舊作可

謂至
極

右三十三篇闕誤或兩義其三百四十九字

覽過南華經名氏

景德四年國子監本江南古藏本徐鉉葛湜校天台
山方瀛宮藏本徐靈府校成元英解疏中太一宮本

張君房校文如海正義中太一宮本張君房校郭象注中太一宮本張君房校散人劉得一注大中祥符時人南李氏書庫本張潛夫補注

右九家闕誤同異各有義旨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莊子翼附錄

北海焦 竑弱侯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莊子列傳

司馬遷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勑

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滌自恣
 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
 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
 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
 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
 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
 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莊論

阮籍

伊單闕之辰執徐之歲萬物權輿之時季秋遙夜之

月先生徘徊翺翔迎風而遊往遵乎赤水之上來登
 乎隱空之丘臨乎曲轅之道顧乎泱泱之州恍然而
 止忽然而休不識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悵然而
 無樂愀然而歸白素焉平晝閒居隱几而彈琴於是
 縉紳好事之徒相與聞之其議撰辭合句啓所常疑
 乃闕鑿整飭嚙齒先引推年躡踵相隨俱進奕奕然
 步臆臆然視投跡蹈階趨而翔至差肩而坐蒸袖而
 檢猶豫相林或作臨莫首先占有一人是其中雄桀也
 乃怒目擊勢而大言曰吾生乎唐虞之後長乎文武

之齋遊乎成康之隆盛乎今者之世誦乎六經之教
習乎吾儒之迹被沙衣冠飛翮垂曲裾揚雙鴟有日
矣而未聞乎至道之要有以異之於斯乎且大人稱
之細人承之願聞至教以發其疑先生曰何哉子之
所疑者客曰天道貴生地道貴貞聖人修之以建其
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
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以天地
爲一物以萬類爲一指無乃激感以失貞而自以爲
誠是也於是先生乃撫琴容與慨然而嘆俛而微笑

仰而流盼嗑噏精神言其所見曰管人有欲覩於閭
峰之上者資端冕服驪騮至于崑崙之下沒而不反
端冕者常服之飾驪騮者凡乘之耳非所以矯騰增
城之上遊玄圃之中也且燭龍之光不照于堂之上
鍾山之口不談曲室之內今吾將墮崔巍之高杜衍
謾之流言子之所由幾其寤而獲反乎天地生於自
然萬物生於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
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
謂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溫月東出日西入隨以相

從解而後合升謂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
謂之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水形
謂之石象謂之星朔謂之朝晦謂之冥通謂之川回
謂之淵平謂之土積謂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
風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
然一体則萬物經其常入謂之幽出謂之章下氣盛
衰變化而不傷是以重陰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
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
同者視之則萬物一体也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

形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
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以生言之則
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
莫不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殤子為壽彭祖為
夭秋毫為大泰山為小故以死生為一貫是非為一
條也別而言之則鬚眉異名合而說之則体之一毛
也彼六經之言分處之教也莊周之云致意之辭也
大而臨之則至極無外小而理之則物有其制夫守
什五之數審左右之名一尚之說也循自然性作

天地者寡慮之談也。凡耳目之著名分之施處官。不
 易司舉奉其身。非以絕手足裂肢體也。然後世之好
 異者。不顧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於彼。殘生害性。
 還為讐敵。斷割肢體。不以為痛。目視色而不顧耳之
 所聞。耳聽聲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過性之
 所安。故疾疹萌則生不盡。禍亂作則萬物殘矣。至人
 者。恬於生而靜於死。恬則情不惑。死則神不離。
 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
 死循其空。心氣平治。不消不虧。是以廣成子處空同。

之山以入無窮之門。軒轅登崑崙之阜。而遺玄珠之
 根。此則潛身者易以為活。而離本者難與永存也。馮
 夷不遇海。若則不以已為小。雲將不失問於鴻濛。則
 無以知其少。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立。守
 其有者有據。持其無者無執。月弦則滿。日朝則襲。咸
 池不雷。陽谷之上而懸之。後將入也。故期得者。聖
 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夫山靜而谷深者。
 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止者。君子之實也。是以作智
 造巧者。害於物。明著是非者。危於身。修飾以顯潔者。

莊子

卷之十一

十一

惑於生良歎而榮生者失一作其真故自然之理不得作天地不泰而日月爭隨朝夕失期而晝夜無分
 競逐趨利舛倚橫馳父子不合君臣乖離故復言以
 求信者闕下之誠也克己以爲人者廓外之仁也竊
 其雉經者此句亡家之子也剗腹割肌者亂國之臣
 也矐菁華被沉滯者昏世之士也履霜露蒙塵埃者
 貪冒之民也潔已以尤世修身以明濤者誹謗之屬
 也繁稱是非背質追文者迷罔之倫也誠或作非媚
 悅以容求孚故被珠玉以赴水火者桀紂之終也倉

救采薇交餓而歎夷之窮也是以名利之塗開則
 忠信之誠薄是非之辟著則醇厚之情燂也故至道
 之極混一不分同爲一體乃失無聞伏羲氏結繩神
 農教耕逆之者歿順之者生又安知貪濤之爲罰而
 貝白之爲名乎使至德之要無外而已太均淳固不
 貳其紀清靜寂寞空豁以俟善惡莫之分是非無所
 爭故萬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儒墨之後堅白並起
 言凶連物得失在心結徒聚黨辨說相侵昔太倉之
 雄三晉之士嘗相與明目張膽分別此矣咸以爲百

年之生難致而日月之蹉無常皆盛僕馬修衣裳美
 珠玉飭帷幘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矯房才智競逐縱
 橫家以慧子殘國以才臣亡故不終其天年而大白
 割繁其於世俗也是以山中之木本大而莫傷復或作
 吹萬數竅物一作相和忽焉自已夫鴈之不存無其質
 而泚其文灰生無變而龜之是宝知吉凶也故至人
 清其質而泚其文灰生無變而未始有之夫別言者
 懷道之談也折辨者毀德之端也氣分者一身之疾
 也一心者萬物之患也故夫裝束馬馱者行以離支

一作慮在成敗者坐而求敵踰阻攻險者趙氏之人
 也卒山填海者燕楚之人也莊周見其若此故述道
 德之妙敘無為之本寓言以廣之假物以延之聊以
 娛無為之心而逍遙於一世豈將以希咸陽之門而
 與稷下爭办也哉夫善接人者導焉而已無所逆之
 故公孟季子衣繡而見墨子弗攻中山子牟心在魏
 開而詹子不距因其所以來用其所以至循而泰之
 使自居之發而開之使自舒之且莊周之書何足道
 哉猶未聞夫大始之論玄古之微言乎直能不害於

物而形以生，物無所毀而神以清。形神在我而道德成，忠信不離而上下平。茲客今談而同古，齊說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而口發不相須也。於是二三子者，風搖波蕩，相視臍脈亂次而退，蹠跌失迹隨而望之耳。或作其後頗亦以是知其無失喪氣而慙愧於衰僻也。

莊子論上

王安石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

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于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為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為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為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

誦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
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
之際趨利而不以為辱殞身而不以為怨漸漬陷溺
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
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為仁義禮樂皆不足以
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定乎心為得此
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
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
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白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

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
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
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
長時有所用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
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鉅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為
不該不備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為而作非大
道之全云耳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
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
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

不得不為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為書之心非其為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為貴悲夫

莊子論下

學者詆周非堯舜孔子余觀其書特有所寓而言耳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讀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為周者之所以訟也周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又自以為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為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間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為也及其引太廟犧以辭楚之聘使彼蓋危言以懼衰世之常人耳夫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畏犧者哉蓋孔子所為隱居放言者周

殆其人也然周之說其於道既反之宜其得罪於聖人之徒也夫中人之所及者聖人詳說而謹行之說之不詳行之不謹則天下弊中人之所不及者聖人藏乎其心而言之略不略而詳則天下惑且失諄也而後喻曉也而後服者豈所謂可以語上者哉惜乎周之能言而不通乎此也

莊子祠堂記

蘇軾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

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闡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皆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揀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弔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

論天下道術自墨翟會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閔尹老
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
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試孔子者至
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而觀之得其寓言
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
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蹇然
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
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
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

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
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味者
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
世俗非莊子本意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

贈別

潘佑

莊子有言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
不能入也佑常佩服於斯言夫得者謂如人之生也
自一歲二歲至于百歲自少而得壯自壯而得老歲
數之來不可却也此豈非得之者時也失之者亦如

一歲二十歲至于百歲若暮之失早今之失昔從壯而失少從老而失壯行年之去不可留也此豈非失者順也天下之事皆然也來不可避去不可留故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達人知我無奈物何物亦無可奈我何兩不相干故泛然之也故浩然之也乃自然之也不知其然而然故其視天下之事如奔車之歷蟻垤也值之非得也去之非失也安能分得失於其間結哀樂於其會邪如人一歲二十歲至于百歲其間得失哀樂雜然繁苛當其時哀則戚戚而不可解

樂則熙熙而不可易及其過而思之乃覺覺亦夢也則向之熙熙戚戚亦向妄哉則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今之失向足介蠱邪燕之南越之北日月所生是為中國日月東西出沒者是為晝夜其間含齒戴髮粒食衣蠶者是為人一性之動是為太易言性移易不定也或為人或為異類在性之所好而已剛柔動植云云而無窮者是為物以聲相喚是為名倍物相聚是為利彙首而云云是為事事往而記之於心或為喜或為悲或為恨其名雖衆然皆一心之變

也始則無物終復何有哉於是分彼我彼謂我爲彼
我謂彼爲彼彼自謂我我亦自謂我使其交相指皆
彼也自指射皆我也然終不知誰爲彼誰爲我也雖
聖人不能定之且強爲之治焉於是有或名商周或
名秦漢治筠穀之膚舒而裁之謂之簡歲東毫末而
染丹墨而縱橫之謂之文聚云云之事而錄之謂之
典籍後人視之謂之稽古世世相倣而不知休息或
至於道或溺於心謂之曰學或曰自古及今營營於
其間者惟其一畫爾一畫之間而營萬世之務何異

乎覺而憂憂夢而憂覺也日月星辰丘陵山澤如故
也含齒戴髮剛柔動植者云去而不已也往所謂商
周秦漢或爭而得之者或爭而失之者今何有焉今
予視之真覺之視夢也豈若體道安性而清虛爲在
哉天下之事其未至也無狀也方今無往也已往無
物也予今營營復何求邪然而貪慾而好利繫心於
得失者跼促若羸下駒安得懸解如列子能言如莊
周者發言如雷注耳如風焚天下之轅釋天下之駒
浩浩然復歸無物至於無言歟僕舊之所言如此足

下之行也。錄以贈行，足下踟促之甚者，其心已病矣。聞吾此言，病其瘳乎。

雜說

王雱

聖人有論議無辯。諸子有辯無論。議者論說而止，議者議評而止。辯者辯其事之是非如何耳。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聖人有論也，春秋議而不辯。春秋經世之迹，第議而已。聖人有議也，聖人之有議，非得已也。豈若衆人務辯以相示歟。

則能忘其机心，息其外慮。心與太虛齊，道以陰陽會。以天地為一朝，以曠代為一府。無人非為異故，物不得而親，不得而疎。此其迭出於範圍之外，而又非澤雉之在乎樊中也。
莊子曰：古之真人，過而弗悔，當而不得，則是聖人未嘗無過也。過而不自以為悔，與天同也。若其與人同者，則有改過不吝，其更也人皆仰之者矣。冬而燠，夏而寒，天地之過也。天地且有過况聖人乎。太恐之謂懼，小恐之謂惴。莊子曰：太恐漫漫，小恐惴惴。

莊子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
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
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說則其
為亂大矣。
夜氣存者萬慮息也。不定以存謂不能朝徹也。能
朝徹則所謂復德之本也。
神有甚於聖而鼓舞萬物者神也。於萬物同憂者聖
也。神不聖則不行。聖不行不藏。莊周之言尚神而懸
聖矯枉之過也。

莊子曰。自本自根。本者一。在於木下。根者木止於根。
旁本出於根而根附於本。相須而生也。故本者命也。
根者性也。老子曰。歸根曰靜。以言性也。靜曰復命。以
言本也。

莊子之書有言。真人至人者。以真者言乎其性也。至
者人道之至也。

明者神之散。神者明之藏。是明由神之所致也。故曰
明不勝神。

莊子曰。天門開闔。莊子曰。天門無有。以其萬物由之。

而出故曰開闔以其萬物由之而藏故曰無有

莊子之言淳渙者所謂無盡之際復無盡也萬物芸芸而生成於中所謂不見其極也

萬物備之於天地之中而天地非有意於萬物也故曰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萬物亦備於我身而我非外更役物也故曰知太備者無求如此則自得而不遺於道也安能含已而逐物歟故曰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

莊子有曰有名有實是物之居者所謂在解為解在

用為用而萬物之所由是也無名無實在物之虛者所謂不聞不見而必集於虛是也可言可意言而愈疏者無言無意而道所以親也

莊周之書載道之妙也蓋其言救性命未散之初而所以覺天下之世俗也豈非不本於道乎夫道海也聖人百川也道歲也聖人時也百川雖不同而所同者海四時雖不同而所同者歲孔孟老莊之道雖適時不同而要其歸則豈離乎此哉讀莊子之書求其意而忘其言可謂善讀者矣

莊子九論

李士表 元直

夢蝶

萬物同根是非一氣奚物而為周奚物而為蝶認周以為非蝶是未能忘我也執蝶以為非周是未能忘物也物我對待萬態紛紜謂彼不齊皆妄情爾不知物自無物雖蝶亦非我自無我雖周亦幻況容有分也栩栩然而夢為蝶即蝶為周濼濼然而覺為周即周無蝶此見之所獨而物之所齊也夫覺一身而私膠萬物而執以形開之覺而為事之實以魂交之寐

而為夢之虛不知一夕之覺夢一形之開闔是也一形之開闔一性之往來是也一化為物戚然而惡一復為人忻然而樂物固奚足惡人固奚足樂此特萬化而未始有極者耳一犯其形竊竊然而私之妄也必有太覺而後知太夢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夢不知覺故不以夢為妄覺不知夢故不以覺為真周不知蝶故不以蝶為非蝶不知周故不以周為是靈源湛寂觸處皆知變化代興隨遇無擇而吾心未始有知焉故是篇立聖我之子綦以開齊物之端寓夢蝶

之莊周以卒齊物之意噫舉世皆寐天下一草也櫟
社之木以夢告人元君之龜以夢求免尹氏之役夫
以夢而樂鄭人之得鹿以夢而訟萃胥以夢遊帝所
以夢至隨其所遇而安之者知其幻而非真也何獨
於此不然彼致道者疏以通其礙靜以集其虛誠以
生其神寂以反其照將視世間得失是非貴賤成敗
生歟真夢幻爾奚獨於周與蝶而疑之古之真人其
寢不夢其覺無憂吾嘗因是說而知周非特為寓言
解牛

即無物之自虛者履萬化而常通執有物之為實者
應一塗而亦泥然物本無物其體自離道無不通安
所用解而謂之解牛者離心冥物而未嘗見牛乘虛
順運而未嘗游刃解生於無解乎且以刀則十九年
歷陰陽之數不為不久以解則數千牛應世變之故
不為不多疑若散矣而刀力若新發於硯者蓋執跡
則瞬息已遷操本則亘古不去妙湛之體在動而非
搖虛明之用入塵而非垢意者一身已幻孰為能奏
之刀萬物皆妄孰為可解之牛有刀則能以存有牛

則所以立物我既融能所斯泯浮游乎萬物之祖其
虛莫之礙也故能未嘗批而大幼自離未嘗導而大
窾自釋未嘗爭而同然者自固未嘗有而技經肯綮
之自宜況大觚乎以是奏刀騞然而無應物之勞動
刀甚微而無競物之心釋刀而對而無罣物之累提
刀而立而無逐物之逝其用之終又將善刀而藏之
復歸於無用矣此刀之所以未嘗傷也雖然至道無
在而在妙用非應而應在手應觸而觸不知手在肩
應倚而倚不知肩在足應履而履不知足在膝應騎

而騎不知膝在天機自張而各不自知太用無釋而
咸其自爾此其刀所以恢恢乎有餘地矣一將有見
牛之心則有解牛之累而衛生之經亦已傷矣此良
庖以其割故歲更刀族庖以其折故月更刀也是刀
也非古非今時不能攝非長非短數不能固非新非
故化不能移非厚非薄質不能定本然之剛不煨而
堅湛然之用不淬而明此庖丁用之如土委地而族
庖每見其難爲也以道冥之在解無解非礙則解亦
不知在礙無礙非解則礙亦不立以庖丁而視族庖

者解其礙也。以族庖而視庖丁者礙其解也。解礙俱遺虛而已矣。切原莊周之意託庖丁以寓養生之主。次養生於齊物。逍遙之後天何故。物物皆適。囿於形體之累者不能逍遙。物物皆一列於大小之見者不能齊物。以是寘寘然與物靡刃於膠擾之地。其生鮮不傷矣。惟內無我者故能逍遙於自得之場。惟外無物者故能齊物於至一之域。夫然體是道而游於萬物之間。彼且烏乎礙哉。故莊周以是起解牛之喻。而文惠以是達養生焉。

藏舟

自物之無而觀之。直常湛寂。互古而不去。自物之有而觀之。大化密移。交臂而已。失達此者。即其流動之境。了乎不遷之宗。夫然游塵可以合。大虛秋臺可以約。天地寄萬化於不化之有。空使負之而走。將安之乎。昧此者。覽其有涯之生。託乎必遷之地。夫然而停燈者。前焰非後焰。此形者。今吾非故吾。雖使執之而留。皆自冥冥中去矣。此莊周所以有藏舟山於壑澤之喻。夫壑與澤。虛明之用。所以況造物之無心。舟與

山動止之物。所以況有形之有體道一而已。一固無方。壑之與澤。為有方矣。一固無體。舟之與山。為有體矣。夫一隨於動止。而游於有方。一昧於虛明。而囿於有體。則一者自此而對矣。有盛而衰。為之對。有新而故。為之對。有生而歿。為之對。一則無二。故獨往獨來。而無古無今。對則有耦。故相形相傾。而隨起隨滅。是故以火藏火。一也。藏之水則滅。以水藏冰。一也。藏之士則湮。又況以舟山。且有體矣。壑澤且有方矣。挈而藏之。且有心矣。彼造物者之未始有物。所以夜嘗得。

以負之而走也。雖然不物者。乃能物。物不化者。乃能化。化若驟若馳。日徂於一息不畱之間。化故無常也。我知之矣。此特造物者。愚羣動而有心者。所以妄存亡也。是心存則物存。是心亡則物亡。方其藏之。壑澤心之所見。自以為固矣。不知此纖毫未嘗立。俄而失之夜半。心之所見。自以為去矣。不知此纖毫未嘗動。惟知夫太定持之者。故能遊於物之所不得遊。而皆存。夫物之所不得遊。而皆存之處。乃萬物之所繫。一化之所待。古之人藏天下於天下者。以此。夫天下者。

萬物之所一也。而人者又萬物之一耳。誠其得一之全。故知萬化之未始有極者。動無非我。則天老終始皆所欲之。而無所惡也。與夫一犯人形而喜之者。其樂可勝計邪。古之人嘗言之矣。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樂也。昧者終日用之。而不知曰宅爾。陳人爾。此物周游於造化之逆旅爾。安得莊周藏天下於天下而論之。

坐忘

心非汝有。孰有之哉。是諸緣積習而假名耳。身非汝

有孰有之哉。是百骸和合而幻生耳。知心無心。而萬物皆吾心。則聰明為用。黜知身無身。而萬象皆吾身。則支體為用。墮況於仁義乎。況於禮樂乎。若然。動靜語默。無非妙處。縱橫逆順。無非天游。孰知其為忘也。邪。不然。厭擾而趣寂。懼有以樂無以是為忘。則聚塊積塵。皆可謂之忘矣。夫回幾於聖人。而未盡過於衆人。而有餘。順一化之自虛。了乎無物者。聖人也。隨衆境而俱逝。繫乎有物者。衆人也。了乎無物。則無往而非忘。繫乎有物。則無時而能忘。此顏回所以坐忘乎。

反萬物流轉之境。冥一性不遷之宗。靜觀世間。則仁義禮樂舉。皆妄名。寂照靈源。則支體聰明。舉皆幻識。忘物無物。則妄名自離。忘我無我。則幻識自盡。然仁義禮樂名不自名。妄者執以爲名。支體聰明。識不自識。幻者認以爲識。知身本於無有。則支體將自墮。必期於墮之者。未離於身見也。知心本於不生。則聰明將自黜。必期於黜之者。未離於心見也。且支體聰明之尚無。則仁義禮樂之安有。向也作德於肝膈之上。而物物皆知。今也無知。向也役心於眉睫之間。而物

物皆見。今也無見。茲乃坐忘乎。然既已謂之忘。仲尼不容於有間。顏回不容於有應。亦安知一毫之益。亦安知一毫之損。亦安知仁義禮樂之忘。爲未亦安知支體聰明之墮。黜爲至已乎。夫卽妙而觀墜者之忘。車沒者之忘。水人之忘。道術魚之忘。江湖亦忘也。卽麤而觀得者之忘。形利者之忘。真怒臂者之忘。車轍攫金者之忘。市人亦忘也。將以彼是而此非乎。道無是非。將以彼真而此僞乎。道無真僞。顏氏之子。肯鹿而反。妙損實而集虛者爾。吾知其忘猶未忘也。使進

此道不忘亦忘孔子所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也又奚貴忘

壺子

神之妙物者未嘗顯妙物之受妙者未嘗知妙是之謂神彼巫則誣神之言以死生存亡禍福壽夭而告於人者其驗雖歲月旬日之可期似妙而非妙特若神矣既已謂之神巫而又曰季咸者以寓物之妙而有感者也且咸則有感而感則有心方且以我之有心而感人之心以我之有見而見人之見故死生存

亡禍福壽夭者妄名起矣名既已妄又妄見之見既愈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相而不能冥妄者又妄受之直以是為真故棄而走也雖列子猶見之而心醉以其未能引心也以其道之至於壺子以其未能絕學也故使人得而相汝夫壺者以空虛不毀為體以淵明不測為用子則有出母之道以應世者故能託無相於有相之間季咸則有心而感者故每人則皆曰見壺子則無心而應者故每至則皆曰示彼無心者踐形於無形之表彼安得而相之超數於無數之

先彼安得而知之季咸方且累於形數而未離見見之處直以為外生若是而莫之逃也故始也示之以地文則歎之以其次也示之以天壤則幸之以其生不知外本無死心滅則死生本無生心生則生形之外生心之起滅心之起滅見之有無也至人未始有心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與陰同德彼亦不得而見也必示之以地文而文者物之所自雜也與陽同波彼亦不得而見也必示之以天壤而壤者物之所自生也示之以太沖遂以為不齊焉地文則

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太沖則陰陽之中莫勝則天地之平也萬法一致本無高下彼見不齊焉然三者皆謂之機意其動之微而見之先故得而見之也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則示出於無所示矣彼以實投我而此以虛彼以有受我而此以無彼之起心彼見為有盡此之離人藏天為無盡以有盡相無盡殆已此季咸所以望之而走追之而滅也雖然壺子之告列子且曰是見吾杜德機又曰殆見吾善者機又曰是見吾衡氣機皆曰吾者猶且立我至於吾與之虛而

委蛇不知其誰何雖吾亦喪之示之者其誰邪相之者其誰邪故逃也壺子之心太虛矣太虛之體空明妙湛總持萬有飾之以榮華而不留揮之以兵力而不傷沃之以水而不濡燎之以火而不焚一以是故爾壺子之心躬之以成受之而不惡慶之以生受之而不悅名之不齊受之而不爭彼卒自失而滅亦不以爲騰而得亦以是虛爾莊周方論應帝王而言此者夫帝王應世惟寂然不動故能感而遂通惟退藏於密故能吉凶與民同患一將出其宗微微然以天

下爲吾思役於萬物而非所以役萬物使入得而相汝可乎此古之應帝王者所以蕩蕩乎無能名也

玄珠

赤水之北源含陽而不流崑崙之丘體安靜而不燒以況性之自本者南望則交物而起見還歸則涉動而旋復以況性之反本者性天一開塵境並起既湛人偽遠遠太道玄珠其遺乎然性不可因人而知使之者又其誰邪性不可有心而知索之者又其誰邪夫使之而非集虛也索之而非默契也是三子者智

窮乎所欲知。目竭乎所欲見。口費乎所欲言。而道終弗得。夫何故。游塵聚塊。妙道皆存。瓦礫糠粃。至真咸在。近不間於眉睫。遠不離於象先。流出乎方寸之境。縱橫乎日用之際。追之則冥山在前。而愈遠。問之則大塊非遙。而盡迷。以其索之不得。故也。且性本無知。而知非知也。性本無見。而見非見也。性本無言。而言非言也。卽知是性。以知索知。反爲知迷。卽見是性。以見索見。反爲見礙。卽言是性。以言索言。反爲言縛。謂之象似有而非有也。謂之罔似無而非無也。去智而

迷者。靈去見而礙者。徹去言而縛者。解此象罔。所以獨得之也。方其探入道之本。則聖如黃帝。有望乃遺。愚如象罔。無心乃得。及其冥太道之原則。一性無性。在得非聖。一真無真。在失非凡。向也遺之黃帝。亦無一毫之虧。今也得之象罔。亦無一毫之得。亙古亙今。而獨露真常。太感太靈。而咸爲覺性。庸詎知二子之弗得爲非。而象罔之得爲是也。故雖黃帝特異之。

濠梁

物之所同者。同乎一。一之所同者。同乎道。道之所致。

無所從來生者自生而生本無生形者自形而形本
無形凡森布於貌象聲色之間者無不見此道我於
物奚擇焉一性之分充足無餘一天之遊逍遙無累
物與我咸有焉惟契物我之知者於此蓋有不期知
而知其妙冥契其理默會神者先受之有不能逃遊
其先者此莊子所以知魚樂於濠梁之上也夫出而
揚游而泳無濡沫之涸無網罟之患從容乎一水之
中者將以是為魚之樂乎以是為樂齊諸且知之矣
又奚待周而後知蓋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周之

所知在樂而不在魚惟魚忘於水故其樂全惟周忘
於魚故其知一至樂無樂魚不知樂其樂真知無知
周不期知而知然莊周以是契之於無物之表蓋將
無言惠子嘗交於莫逆之際蓋將無問莊子於此非
不能默惠子於此非不能悟以謂非問則周之言無
所託非言則道之妙無所見直將祛天下後世離我
與物為兩者之蔽爾將物自有其物則周固非魚矣
是安知我而知魚之為樂也邪將我自有其我則魚
固非周矣是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也邪知與不知皆

道之末此周所以請循其本也其本未嘗不知管人嘗言之矣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在我者蓋如也視死如生視富如貧視周如魚視人如豕視我如人在物者蓋如也如則物物皆至游無非妙處奚獨濠梁之上也哉如則物物皆真樂無非天和奚獨儵魚之樂也哉吾知夫周與魚未始有分也然作秋水之篇始之以河伯北海若相矜於小大之域次之以蠹夔蛇風相憐於有無之地又安知物之所以一則樂之所以全故周託儵魚之樂以卒其意而至

樂之說因此而作也古之明乎至樂無有者常見於其言矣曰奚樂奚惡

陸車

執物以為有所見者誠車矣認我以為實所知者誠陸矣知見立而乘陸分庸詎無傷邪彼醉者之全酒知以之泯見以之冥乘不知有車陸不知有地身不知有觸觸不知有傷凝然無所分焉且暫寄其全於酒而猶足以外死生而忘驚懼况性天之全未始離者乎天下車爾託而乘其上者內開知見之營營

外逐幻化之擾擾一將顛覆於諸妄之地非直骨節
 之傷驚懼之人也。一開其受萬態俱入猶醒者之覩
 車覆且得無傷乎。雖然採形之始則天地與我並生
 原歎之先則萬物與我為一。奚物而謂車。奚物而謂
 人。奚物而謂墜。奚物而謂傷。且心與物對則開天而
 人心與物冥則離人而天機械去而所循者天理也。
 適莫融而所體者天均也。行而無跡是謂天遊動而
 無跡是謂天機舉不足以憂之者天樂也。舉不足以
 美之者天和也。以是相天無所助也。以是事天無所

役也。夫是之謂全於天。彼其視得失哀樂外生窮通
 猶醉者之墜車矣。嘗原周之意以是說於達生之篇
 者以謂有生者必盡有盡者必生知夫生本無生故
 曰內觀無心。外觀無身。泛觀無物。乃能一其性而不
 二。養其氣而不耗。合其德而不離。通乎物之所造而
 不為。奚往而非天哉。形全於天而形形者未嘗有耳
 全於天而聲聲者未嘗發目全於天而色色者未嘗
 顯口全於天而味味者未嘗呈。夫是之謂全於天。是
 篇既託之以醉者之墜車矣。又次之以復甕者。不折

又次之以伎心者不怨飄瓦此其何故也物自
 無物何心於有我自無我何心於物物我未始有分
 也故墜者不傷擊者不折飄者不怨一天之自虛矣
 然則以其對人故謂之天一性無性況有天乎以其
 對開故謂之藏一天無天況有藏乎悟此然後契達
 生之妙趣也

道術

道術之謂道者以謂道烏乎在曰無乎不在期之以在
 不在以之入嘗言之矣在古無古在今無今在陰非

陰在陽非陽在遠不離眉睫在近獨高象先在聚而
 流出萬有在散而收斂一毫道果在在哉期之以在
 無邪古之人嘗言之矣在天而天在地而地在谷滿
 谷在坑滿坑有在於螻蟻有在於瓦礫道果在無哉
 無不在無名謂之無而真無不無也有不在有名謂
 之有而真有不有也而在在者有無不可得而名焉
 昔之明在在之妙於天下者不敢以形數擬不敢以
 畛域睨即其互古今而自成人散殊而皆一者強名
 之曰古人之大體是猶萬水著見一月之所攝也萬

竅怒號。一風之所鼓也。萬象森羅。一氣之所積也。萬物紛錯。一道之所原也。神明得之而降出。帝王得之而生成。天人得之不離於宗。神人得之不離於精。至人得之不離於真。聖人以是而變化。君子以是而慈仁。以是爲法。名操稽之數。以是爲詩書禮樂之文。古之人卽之以爲道術者。非累於心也。故不可謂之心術。非鑿於智也。故不可謂之智術。非機也。故不可謂之機術。非技也。故不可謂之技術。此術者而謂之道。其該徧者也。惜夫大全裂於道德之一散。百家諸子

隨所見而自滯。以謂道術有在於是也。其生不歌。其死不哭。而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人太多。爲己太寡。而宋鈞尹文子聞其風而悅之。譟骸無在。而笑上賢。縱脫無行。而非太聖。蒙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以謙下爲表。以虛空無己。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此數子者。或以獨任不堪。而滯道。或以強聒不捨。而滯道。或以死生之說。而滯道。或以博大之域。而滯道。計其術之在道中。猶礪空之在太澤也。猶稊米之在太倉也。猶小石之在泰山。毫末之在馬體也。自其

所見言之則殊。而自其所造之道觀之。則不知其殊也。此何故。一石之微與太山均於成體。一木之細與太倉均於成數。一壘與大澤共虛。一毫與馬體皆滿。此百家雖裂道於多方。而大體未始有離也。嗚呼。沒百家無大全。離大全無百家。非百家則不見大全。非大全則百家不立其原一也。終日大全而不知大全者。百姓也。欲至大全而未及大全者。賢人也。已極大全而泯迹大全者。聖人也。堯舜之相授授此者也。禹湯之相傳傳此者也。周公之仰思思此者也。仲尼之

潛心潛此者也。孟子之養浩養此者也。伊尹之先覺覺此者也。莊周之書卒於是篇。深包大道之本。力排百家之蔽。而終以謬悠之說。無津涯之辭。自列於數子之末。深抵其著書之跡。以聖天下後世。孰謂周蔽於天而為一曲之士。

莊子翼卷之十一終

後再之三之請而不措因不獲已隨
其意顧其元本也章段有漫滅雜亂
而不分曉者則研精于異本覃思于
方寸以潤色之字畫有扶杜銀根之
差者則質正以脩飾之其老翼附錄
之中不及考索者二字有之不敢以
妄意補綴焉維孔門闕疑之成憲而
又春秋夏五之舊章也茲今之秋甲
刻既玉成矣小嶋氏又來請曰願為
我錄一語于卷尾余響應云否夫子

之言曰道不同不相為謀格哉言也
余漱濂浴之芳潤者尚矣以我觀之
乃老莊雖高亦異端也若擯焉則害
子之事也嘉焉則戾余之志也進退
寔狼狽矣若何而下筆乎曰俞然則
向之校書訓點者偶然之失歟抑有
以歟曰否子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在
昔伯夷展禽者清和之聖也而其極
有隘不恭之弊然孔聖或稱其得仁
或稱其直道管仲晏嬰者霸道之雜

也然一許其仁氏一善其交友藉是
觀之人各有善有不善君子取其善
小人揚其不善比比古今皆然也今
夫老莊於爲人也其才技出等夷故
其有言而中倫者有矯枉而過直者
是以宋儒取其一二美言而稱揚者
爲不寡語在性理大全中可以攷見
非敢立私言焉烏虜我聖賢者醇乎
醇者也老莊者大疵而小醇者也其
純駁天淵矣雖然不以人舍言者我

道之大用此宋儒之意而先聖稱夷
惠管晏之遺意也今吾校書訓點其
志豈不在茲乎且夫循其所請則資
子之產業其利澤所及不爲小補何
必固辭也耶吾意之雌黃陽秋其人
不乏於天下伏請繩倭訓之愆掃風
葉之餘塵則幸甚癸巳種八月望日
尾陽吾湯市熱田晚生

永菴主 小出立庭
把筆于洛陽新蕉軒

承應二癸巳曆穰九月穀且

志豈不五茲室町通鯉山之町

小嶋市即右衛門行

世公大國如來

北在神事

路

三

